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「徐、舒」金文析論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200112.0229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4), 2001

作者/Author：黃靜吟

頁數/Page：229-246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01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200112.0229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「徐、舒」金文析論

黃 靜 吟

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一、前 言

傳世及出土之徐、舒有銘銅器並不多，學者在處理討論相關的銅器時，或認為徐、舒為不同的國家，徐為嬴姓之國，舒則為偃姓之國；或認為徐、舒同源、同族，二者根本為同一國，舒器即為徐器。因徐、舒之間關係非常密切，故本文擬收集所有徐、舒有銘銅器，透過文字構形的分析，並查考文獻及地望等相關資料，以求證二者是否為同國。

其次，有關徐、舒金文之釋讀，有些字至今尚未有定論，本文擬針對其中較有疑議的文字，提出一己之淺見，以就教於大雅方家。

因為出土之舒器實難區分其究為群舒中之舒、舒庸、舒鳩……等國中哪一國之器，故本文於行文中均泛稱為「舒國」器。

二、「徐、舒」國別考辨

卜辭有方國名「余方」，典籍裏則有「徐」。^(註一)徐是九夷之一，夏至周初，分布在今淮河中下游流域。周初以今安徽泗縣為中心建立徐國，是東夷集團中最大的國家，淮南許多小國奉徐為宗主，穆王時率九夷抗周，宣王時一度為周平服，周敬王八年為吳所併；^(註二)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（542 B.C.）：「商有姚、邳，周有徐、奄。」杜注：「（徐、奄）二國皆嬴姓」，嬴或作盈。

《詩經》只一次提到舒國：「荊舒是懲」，^(註三)《春秋·僖公三年》（657 B.C.）：「徐人取舒」。舒又稱群舒，見於《左傳》記載的有舒、舒蓼、舒庸、舒鳩等國，另據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（615 B.C.）：「群舒叛楚」條下，孔疏引《世本》，群舒中還有舒龍、舒鮑、舒龔等國；^(註四)又《左傳》「群舒叛楚」條下之杜注云：「群舒，偃姓。」由此可知，群舒是一批偃姓小國的總稱。

晚清以來，有所謂「嬴、偃二姓音近可通」、「徐、舒同源」之說，^(註五)學者更據古文字推定「余（徐）、舍（舒）古本同字」，群舒就是群徐。首先就二姓音近可通一說來論，查嬴字反切為「以成切」，喻母字，上古音為定紐耕部；偃字反切為「於幃切」，影母字，上古音為影紐元部。二字之上古聲紐不同，在韻部方面，元讀【-an】、耕讀【-eŋ】，二部元音相近，雖韻尾不同，

註一：《詩經》裏共有十個徐字，全都是國名，見於《江漢》、《常武》、《閟宮》等詩。

註二：參考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。

註三：見於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。

註四：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：「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，遂圍巢。」杜注云：「宗、巢二國，群舒之屬。」依此，宗、巢亦屬群舒之列。不過，在杜預的《春秋釋例·土地名》中，宗、巢卻不在「舒地」之下，而是與息、弦、六、胡一道，置於「小國地」中；其中「文十二年宗」條還說宗是「近群舒地」。據此，則宗、巢似乎又不在群舒之內，故本文於此暫作保留，不予討論。

註五：如《說文》「嬴」字段注云：「按秦、徐、江、黃、郟、莒皆嬴姓也。嬴，《地理志》作盈。又按伯翳嬴姓，其子皋偃姓，偃、嬴，語之轉耳。」又如李瑾《徐楚關係與徐王義楚元子劍》一文曰：「書面文獻之徐偃王即徐嬴王，徐偃（徐嬴）連稱，猶齊姜、宋子、燕姑、陳嬀、褒姒之比，前一字為國名，舊一字為姓稱。」

猶得旁轉，^(註六)雖然在音韻上具有旁轉的條件，但在聲紐、韻部皆不相同的情況下，二字是否如學者所言「可通」，則尚頗值得懷疑；即使二字可通假，也只能說徐、舒同姓，但卻無法因此證明二者為同一國。

其次，若就徐、舒二字本身而論，二字是否有可能通用，或是二字同源呢？按二字在音、義上的確有其相通之處，《說文》曰：「徐，安行也。」「舒，伸也。」，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「舒，展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徐，遲也。」《廣韻》亦云：「舒，緩也，伸也，徐也，敘也，亦州名。」就諸書對徐、舒字義的詮解，可看出二字均有徐緩、伸展之義。在文獻上也常看到其互訓之例，如《戰國冊·齊一》：「楚威王戰勝于徐州」，高注：「徐州或作舒州」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在辰曰執徐」，李注「言伏蟄之物皆振舒，故曰執徐。執，蟄也。徐，舒也。」又《爾雅·釋地》：「濟東曰徐州」，李注：「淮海間其氣寬舒，廩性安徐，故曰徐。徐，舒也。」《釋名》：「徐州，徐，舒也，土氣舒緩也。」在聲韻的關係上，徐為「似魚切」，邪母，古音為定紐魚部；舒為「傷魚切」，審母，古音為透紐魚部。定紐與透紐雖非雙聲，但發音部位相同，因此徐、舒二字為旁紐雙聲疊韻，其音韻關係非常密切，具有可通假的條件。總結來說，徐、舒二字字義相通，聲音相近，確實可能同源；^(註七)但即使可確定二字為同源字，也不表示二字在後來的使用無別，在國別上它們都代表同一個國家。

復次，在達邠編鐘銘文中有一「𡗗王」，商志𡗗、唐鈺明認為「𡗗」字古通作「余」，中山王𡗗鼎「今𡗗方壯」即例；而「余」為「徐」之省，是

註六：本文古音采古音十九紐，古韻則采陳師伯元古韻三十二部。有關元耕二部之關係，請參考陳師《古音學發微》一書，頁1069。

註七：王力《同源字典·同源字論》曰：「凡音義皆近，音近義同，或義近音同的字，叫做同源字。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。……同源字常是以某一概念為中心，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別（或同音），表示相近或相關的幾個概念。」

「𡵓」、「余」通作「徐」，器皆是徐國所作。^(註八)據此也只能說明兩點，一是達邳編鐘「可能」是徐國器，二是舍字古通作余，但卻無法證明徐、舒為同一國。且在確定為徐國的出土器中，其國名均作「余」或「𡵓」，無作「𡵓」者。^(註九)曹錦炎《達邳編鐘銘文釋義》一文認為：「舒國之舒可能本來作『舍』，春秋時期加邑旁作『𡵓』，作『舒』則為後起的同音假借字。」^(註一〇)曹氏並不把此器歸為徐國器，反歸為舒國器。因此就現有的出土文物材料來看，亦無法判定徐、舒同國。

又，《春秋·僖公三年》（657 B.C.）記載「徐人取舒」，又《宣公八年》（601 B.C.）：「楚人滅舒、蓼」，《成公十七年》（574 B.C.）：「楚人滅舒庸」，《襄公二十五年》（548 B.C.）：「楚屈建率師滅舒鳩」，《昭公三十年》（512 B.C.）：「吳滅徐，徐子章羽奔楚」，文獻中徐、舒並舉，並且徐滅於吳，而舒及群舒則多滅於楚，滅國年代亦各有別，由此均可顯示徐、舒非為同一國。^(註一一)

最後，就地望而言，《春秋·僖公三年》（657 B.C.）：「徐人取舒」，杜注云：「徐，國，在下邳東南。舒，國，今廬江舒縣。」據陳偉考證，徐國故城約在今洪澤湖西北岸屬於江蘇省洪澤的半城鎮（一名雪楓鎮）一帶；^(註一二)春秋前期，舒國、巢國約居於今安徽省六安縣東北一帶，因為被楚國所逼迫，春秋後期遷至淮南丘陵以南；其中，舒國約在今安徽省舒城縣城關，巢國約在

註八：參考商志韜、唐鈺明〈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出土鐘鼎銘文釋證〉一文，頁51。

註九：《國語·鄭語》：「北有衛、燕、狄、鮮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。」《資治通鑑·漢紀二六》胡三省注引徐作「余」。據此，先秦文獻中亦可見徐作余者，非僅見於出土文物上。

註一〇：參考曹錦炎《達邳編鐘銘文釋義》一文，頁57。查「舍」為「始夜切」，審母字，古音為透紐魚部字；「舒」為「傷魚切」，審母字，古音亦為透紐魚部字。「舍」為「舒」字之諧聲偏旁，且二字同音，故「舍」字有可能為「舒」字之初文。

註一一：根據《左傳》傳例，「取」字並非全是「滅」義，故在「徐人取舒」之後，群舒仍然存在著。

註一二：參考陳偉《楚東國地理》一書，頁43～47。

今安徽省桐城縣南，其它群舒小國大概也有類似的遷徙。^(註一三)如此則徐及群舒等國之地望相隔頗為遙遠，（見附圖）故徐、舒當非同一國。

總結來說，徐、舒並非同一國，因為徐國勢力龐大，故淮南許多小國均奉徐為宗主國，舒國亦在其列；而群舒是許多鄆姓小國的統稱，其中或以舒國為最著，故人們以之為代表，遂呼為「群舒」。

三、徐舒金文綜述

(一)徐國金文

出土之徐國有銘青銅器，以董楚平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》一書著錄最為詳盡，共收錄十九器。其中徐 醕 盤（又稱鑄客盤）一器，董氏雖置於「附記」，然終歸於徐器之內。詳查銘文，可以發現董氏釋為「徐」字的「𣎵」當為「集」字之誤，^(註一四)「𣎵」字楚器習見，正與此同，故知此器當為楚器，非徐器，馬承源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亦歸之於楚，故本文於此刪去不錄。其次，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》^(註一五)一書收錄有七件徐器，其中包含王孫遺者鐘，然而近之學者已重新判定此鐘為楚器，^(註一六)故本文亦不取。下茲就筆者所見徐器做一簡要介紹。

器名：余大子鼎（余大子伯辰鼎）

說明：現有徐國具銘銅器，國名徐字大多作 𣎵，地名添加邑旁，是春秋時期的流行習慣。此器與下器余子余鼎，徐字尚未添加邑旁，這與它

註一三：同前註，頁70～78。

註一四：鑄客盤之「𣎵」字，商承祚、容庚、周法高等人亦釋為「徐」。

註一五：臺灣大通書局重新出版更名為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

註一六：參考孫啓方〈楚器「王孫遺者鐘」考辨〉一文。

們的器形紋飾較早，正相契合，^(註一七)故此器之年代定為春秋早期前段。

器名：余子余鼎

說明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訂其時代為春秋中期，然而此器銘中國君不稱王、稱公，而自稱「余子」，且其「余」字不加邑旁，均顯示其時代當較早。

器名：吳甫人匜（吳甫人余匜、余王之孫茲匜）

說明：此器不確定為徐器，吳其昌《金文世族譜》讀此銘文中「余王」為「徐王」，董楚平因將其置於附錄中。

器名：徐王𡗗鼎

說明：此銘首字從余從邑，《說文》：「𡗗，邾下邑也，從邑、余聲。魯東有邾城。讀若塗。」「𡗗」字除當地名外，又多當姓氏，如古璽「邾佔」、「邾如」等。查《周禮·雍氏》注：「伯禽以出師征徐戎」，《釋文》：「劉本作邾，音徐。」筆者以為本器「𡗗」字即用為徐字，本字原當作「余」，如余大子鼎及余子余鼎；春秋時期國名添加邑旁成風，「余」字遂加「邑」旁作「邾」。現有徐器國名作「邾」者，以此器為最早。

器名：宜桐孟

說明：銘文中之「徐王季𡗗」應即前器之「徐王𡗗」，李學勤曰：「宜桐的時代應為春秋中期偏晚，約當宣、成時期。」^(註一八)

註一七：參考董楚平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》一書，頁251。

註一八：參考李學勤〈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〉一文，頁38。

器名：庚兒鼎

說明：此器器主「庚兒」就是沈兒鑄的「徐王庚」，此器庚兒尚未稱王，當作於即位之前。徐器人名除庚兒外，尚有沈兒、儔兒、逯兒等，兒字都是附加詞尾，類似北方人名下加「子」字。^(註一九)郭沫若云：「徐王庚與沈兒無可考，然由器制與文體觀之，大率春秋中葉以後器。」^(註二〇)

器名：沈兒鑄（沈兒鐘、沈鑄）

說明：李學勤曰：「沈鑄器形字體接近齊器翁鑄，相當春秋晚期之初的襄公（572～542B.C.）時期。」

器名：徐王子翁鐘

器名：徐王𠄎又𠄎

說明：器銘第二字或隸定爲「𠄎」、「戊」，董楚平釋爲「禹」。^(註二一)器主「𠄎又」其人無可考，李學勤曰：「高安的徐王𠄎又𠄎，形制與楚義楚兩𠄎彷彿，而所飾獸紋似乎略早。推測徐王𠄎又可能就是《左傳》昭公四年那個徐子。」^(註二二)如此，則此徐王在位之年約在魯襄公、昭公之際。

器名：徐缶蓋（次又缶）

說明：商志 𠄎 考證「次」、「𠄎」二字爲同音，可假借，故本缶所銘之「次𠄎」即爲「𠄎又」，或可言此器器主名「次又」，即前器之器

註一九：同註十八。

註二〇：參考《兩周金文辭大系》（三），頁160。

註二一：同註十七，頁272。

註二二：同註十八。

主「徐王𠄎又」。(註二三)

器名：義楚卣

說明：《左傳·昭公六年》(536B.C.)：「徐儀楚聘于楚，楚子執之，逃歸。」「徐儀楚」當即此器器主「義楚」，銘文「義楚」未冠「王」字，應是即位以前所作。

器名：徐王義楚卣、徐王義楚盥盤

說明：《春秋·昭公三十年》(512B.C.)：「冬，十有二月，吳滅徐，徐子章羽奔楚。」由此推知，義楚為徐王的年代只能在昭公七年(536B.C.)至二十九年(512B.C.)之間。

器名：徐王義楚元子劍

說明：銘文第八字當為器主名，其身份為徐王義楚之元子，惜字跡模糊不清，然觀其形絕非「羽」字。(註二四)

器名：徐王之子羽戈

說明：羽即《春秋》經文提及之章羽，為義楚之子，為徐國最後一位國君，此為其末即位時所鑄之器。

器名：儔兒鐘

說明：銘文中器主自稱「義楚之良臣」，由此可知此器當作於義楚在位期間。銘文「孫=用之」，孫星衍、于省吾均讀作「子孫用之」，將

註二三：參考商志本《次口缶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》一文，頁55。查「次」字反切為「七四切」，清母字，古音為清紐脂部；「𠄎」字反切為「即里切」，精母字，古音為精紐脂部。精、清發音部位相同，為旁紐雙聲，故「次」、「𠄎」二字在音韻上的關係為旁紐雙聲疊韻，具有可假借的元素，因此商氏之說可信。

註二四：沈襄芳《襄陽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》一文說：「經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等同志鑒定為『𠄎』字」，李瑾《徐楚關係與徐王義楚元子劍》一文則隸定為「杏」字。

其視爲合文；董楚平認爲此非合文標誌，故當讀爲「孫孫」，是子子孫孫的省文。^(註二五)然而金文中多見「子子孫孫」重文作「子=孫=」，且「=」作合文符爲先秦習見的現象，「子孫」合文作「孫=」也頗常見，^(註二六)故董氏之說爲誤，當從孫、于二氏釋爲「子孫」合文較佳。

器名：徐蒍尹征城

器名：徐令尹者旨型爐盤

器名：徐蒍尹絳鼎（湯鼎）

器名：徐王元子爐

器名：罍

說明：1982年與上二器同出土於浙江省紹興市坡塘獅子山西麓306號墓，銘文約十一、二字，因殘損，未能通讀。

器名：徐鼎

說明：董楚平曰：「徐字的出現，當是吳滅徐後，城破邑亡，原徐字的邑字偏旁也隨之取消。添上人字，當是國破人猶在之意。」^(註二七)故此器之時代當在魯昭公三十年（512B.C.）之後。

（二）舒國金文

歷年來在群舒故地出土了許多青銅器，唯多無銘文，今所見有銘銅器僅下列三件，學者或疑此三器均爲徐器，本文亦於此提出辯解。

註二五：同註十七，頁301。

註二六：如《匜》：「孫=永寶用」，〈單鼎〉：「孫=永寶用享」，〈信陽楚簡〉：「皆三代之孫=」，「孫=」皆釋爲「子孫」合文。

註二七：同註十七，頁312。

器名： 邳 編鐘

說明：商志 、唐鈺明認為此器是徐國所作，銘文「王」即徐王。《說文》：「余，語之舒也，從八，舍省聲。」查余字古文字^(註二八)初期僅

作，如 林1.22.19  何尊，後期方加二斜筆，如 王孫遺者鐘、 齊鐘，

故知《說文》釋形不確。而余字在金文的使用上，多用為第一人稱

代詞，如〈中山王方壺〉：「余智（知）其忠信施」，又或用為姓

氏、地名。至於舍字，《說文》云：「舍，市居曰舍，從宀，㠯象

屋也，口象築也。」查舍字初期僅作「舍」形，如 毛公鼎、 史編鐘、 中山王方鼎，後期亦如余字加二斜筆為飾，且口旁或改作日形，如 郭君啓車節、 包山120、 包山2.154。^(註二九) 舍字在金文的使用中，多用為給予之

意，偶作第一人稱代詞，^(註三〇)如〈中山王方鼎〉：「今（余）方壯」。據此，是否能判定編鐘銘文的「」即余字，此器即為徐器

呢？張政烺認為中山器此處乃「假舍為余」，^(註三一)趙誠則曰：

余，中山銅器有三種寫法：一、作，接近於通常的形體，壺銘「余知其忠信也」即如此；二、作，即此處「今余方壯」的余字，下部從日乃裝飾；三、作，字之簡體，鼎銘「毋忘余邦」、「至於今，余毋大而」即如此。同一人同一時期所鑄銅器，同一個字竟有三個形體，可見當時異體字之盛

註二八：此處古文字意指先秦文字，乃與今文字相對之名詞。

註二九：唐蘭曰：「舍字從口余聲，《說文》反以余字為從舍省聲，是弄顛倒了。」見〈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〉一文，《文物》1976年5期，頁55。

註三〇：董楚平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·釋》（頁323~326）曰：「從西周至春秋，舍與余迄不通用，更非同字。除作人名、國名外，余皆為第一人稱名詞，即我；舍皆為動詞，即發布、給予之意。無一舒字用為第一人稱的「我」，也無一余字用作發布、給予。」

註三一：參考張政烺〈中山王及鼎銘考釋〉一文，頁225。

行。(註三二)

按古文字中有許多添加口部形符而意義不變的字，且中山銅器三種余的寫法中僅見一加口之形，故筆者以為應從趙說，將此處之「𠂔」字視為余的異體字，而非「舍」字。查居簋「𠂔」及鄂君啓節「𠂔」字，其形正與編鐘銘文同，然二字均釋為「舍」。(註三三)而且上文所列諸徐器中，其國名均作「余」或「𠂔」，無作「𠂔」者。又本編鐘銘文中亦有「余」字，其形並不作「𠂔」；此外，金文中也可見到其它余、舍二字出現於同一器銘中的例子，如〈令鼎〉：「余其舍女臣十家」。匯集上述諸點原因可證，「𠂔」當非「余」字，可能是「舍」字，且余、舍二字在金文的使用中並不混同，最多是憑藉著聲音的關係而通假罷了。曹錦炎、董楚平不但釋「𠂔」為「舍」，且認為「舍」、「舒」上古音相同，「舍」當即「舒」字初文；舒國之舒可能本來作「舍」，春秋時期或加邑旁作「𠂔」，作舒則為後起的同音假借字。(註三四)綜合上述，筆者亦認為徐、舒不同字，徐的初文是余，舒的初文是舍，且余、舍並同不字，故本文將此編鐘列為舒器。

器名：甚六鼎

說明：器主名「甚六」，當為前一器鐘銘「𠂔𠂔」之省，董楚平認為字從王與不從王，可能是即位與未即位之別。(註三五)鼎銘明說要「從𠂔𠂔王」，說明舒國當時已完全淪為吳國的附庸。董楚平認為群舒諸國中，以舒鳩最為親吳，故本銘之舒，最有可能是舒鳩，在今安徽舒城縣。

註三二：參見趙誠〈中山壺及中山鼎銘文試釋〉一文，頁255。

註三三：鄂君啓節銘文：「見其金節則毋政（徵），毋舍樽（傳）𠂔人（食）。」

註三四：參見曹錦炎〈𠂔編鐘銘文釋義〉一文，頁57；及董楚平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》一書，頁326。

註三五：同註十七，頁320。

器名：舒城鼓座

說明：此器國屬爭辯很多，但因器銘殘蝕過甚，拓本模糊，無法通讀，究竟是徐器還是舒器，都無法從銘文中找到答案。但此器出土於安徽舒城九里墩，以地緣關係來說，以舒器的可能性較大，故本文暫歸於舒器之列。

四、徐舒文字考釋一釋𣎵、𣎵

在徐舒金文中，有五個字字形非常近似，對其釋文，各家說解不一，茲羅列如下並申論之。

器名	字例	各家說法
徐王 燠鼎		郭沫若釋為𣎵，認為當是𣎵之古文，從𣎵、采聲。(註三六)
		董楚平認為此字上部中間從采，下皆從𣎵，不從𣎵或皿，𣎵、皿兩旁皆有豎筆，此字無，故此當為𣎵。(註三七)
庚 兒鼎		張頴疑為𣎵字，從𣎵、者聲，其𣎵或𣎵字可能是「者」字的省文。(註三八)
		董氏認為：古文者字下部皆從日或口，未有省日省口之例；此二字皆無日或口，與者字上部也不很像，甲字似從米字，當隸定為𣎵。(註三九)
甚六鼎		商志譚、唐鈺明釋此字為𣎵，從𣎵從𣎵，即𣎵字，今俗寫作享(註四〇)。

註三六：參見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及圖錄》(三)，頁159。

註三七：同註十七，頁256

註三八：參考張頴、張萬鐘〈庚兒鼎解〉一文，頁270。

註三九：同註十七，頁261。

註四〇：同註八，頁55。

按五字形異之處僅在上部中間部分，其它部分皆同；對於下半相同的部分，各家或釋為「羔」，或釋為「鬲」。查羔字古文字作  伯匭、 古匱、 《說文》小篆，雖正與銘文字例下半所從相同，然而羔字兩旁並無類似「弓」旁的豎筆，此則又與銘文字例迥異。^(註四一)鬲字古文字則作  令匱、 成伯孫父鬲、 孟鼎、 《說文》 字籀文偏旁，^(註四二)其形正與銘文字例所從相同，故知銘文此五字均當從鬲字偏旁。

徐王^彙鼎和庚兒鼎銘文字例上半部中間所從者，徐王^彙鼎之偏旁，郭、董二人均釋為「采」，查采字古文字作  佚 276、 南宮中鼎、 《說文》小篆之形，恰與此字例同，故二說可信。至於庚兒鼎之偏旁，一說為「者省」，一說為「米」。查者字古文字作  兮甲盤、 子璋鐘、 《說文》小篆之形，較之庚兒鼎，似乎庚兒鼎銘文省略掉日旁或口旁；然而正如董楚平所言，上舉諸者字古文字皆未省略掉日旁或口旁，且包山簡煮字^(註四三)作  包2.147上部的形體亦與庚兒鼎不同，故若驟將此定為者字，缺乏可信度。其次，庚兒鼎此二字之形與徐王^彙鼎亦頗為近似，且就銘文內容來看，徐王^彙鼎銘云：「用^鬲庶（諸）昔（腊）」，庚兒鼎銘云：「用^鬲用^鬲」，二字在此其義似均與祭祀或宴饗有關。故筆者疑庚兒鼎之「^鬲」即「采」字，從爪從木得形，因其爪形與木形相結合，遂致訛誤難辨，其應與徐王^彙鼎之字一併隸定為「^鬲」，乃從古文鬲、從采得形。

字既獲隸定，那麼銘文該如何通讀呢？《說文》無此字，郭沫若曰：

當是脬之古文，《廣韻》脬作臠，又引籀文作^鬲而，從鬲、而聲，此從古文鬲、采聲，采聲與而聲同在之部。

註四一：董楚平云：「下皆從羔，不從鬲或皿，鬲、皿兩旁皆有豎筆，此字無。」按董說誤，細觀銘文字形可見此字非無豎筆，而是豎筆上移，此由所舉鬲字字形可證。

註四二：《說文》鬲、^鬲二字分立，然^鬲字下云：「古文亦鬲字，象孰飪五味氣上出也。」，由上文所舉古文字例觀之，可知二字確為同字，本象器形，後或因器形斷裂致訛為兩筆弓形豎筆，下部亦訛與羔字近似；或云上部兩邊之弓形乃炊蒸之氣，其仍為鬲字。

註四三：《說文》：「^鬲，孚也，從^鬲者聲。煮，^鬲或從火。 或從水在其中。」

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(607B.C.)：「宰夫胹熊蹯不熟」，《釋文》：「胹，煮也，亦作臠。」《方言》：「胹……熟也，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胹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胹，爛也。」其字義就是煮肉使爛熟之意。且而字反切爲如之切，日母字，古音爲泥紐之部；采字爲倉宰切，清母字，古音爲清紐之部，二字在聲韻的關係上爲疊韻，當可假借。故銘文「用^𩚑庶(諸)昔(腊)」意謂使肉乾爛熟，「用^𩚑蘇用^𩚑」則意指使五味調和並使肉糜爛。

至於甚六鼎之二字，其上部明顯地從令形，與其它二器從采有別；因其形略與「享」字形近，^(註四四)所以本文依循商、唐二氏之說，將之隸定爲「^𩚑」。那麼，銘文「以煮以^𩚑」該如何詮解呢？商、唐二氏認爲「^𩚑」即「享」字，「以煮以^𩚑」也就是烹煮食物以貢奉神鬼之意。按《說文》：「^𩚑，^𩚑也。」段注：「^𩚑，亦作^𩚑，……謂煮而獻之上帝鬼神。」；又《說文》：「^𩚑，^𩚑也。」段注：「^𩚑，^𩚑也。^𩚑下當云^𩚑也。經傳用^𩚑用烹，乃^𩚑之假借字耳。」查羊字爲「與章切」，喻母，古音爲定紐陽部；者字爲「章也切」，照母，古音爲端紐魚部；享字爲許兩切，曉母，古音爲曉紐陽部。羊與享字爲疊韻；羊與者字爲發音部位相同的旁紐雙聲，韻部則爲魚部與陽部的對轉關係；者與享字亦爲魚陽對轉的韻部關係。三字在音韻上確有關聯，或可假借。^(註四五)筆者以爲，應將甚六鼎之字釋爲「^𩚑」，不應逕釋爲「享」，如此不但字形上較爲接近，且符合徐舒金文習用從鬲旁的字，以表示煮得熟爛之慣例；而在銘文的通讀上也沒有問題，仍爲烹煮食物以貢奉神鬼之意。

註四四：享字古文字作 ^𩚑 ^{後上129}、^𩚑 ^{命五}、^𩚑 ^{後王義增} 之形，皆與此字所從近似。

註四五：典籍文獻中查不到羊、享、者三字假借之例，故於此只能確定三者音韻的關係，而無法確定其是否能假借。

五、結語

綜上所論，徐、舒爲各自獨立的國家，雖然目前出土舒器量少，但舒器並不等同於徐器，只能期望來日有更多舒器出土，以提供學者對舒國做更深入的研究。

在文字風格上，李學勤認爲徐器銘文書體秀美，爲典型的長江流域風格，與北方黃河流域的莊穆雄渾不同。^(註四六)然而，因爲徐及群舒等國皆於春秋晚期就被吳、楚所滅，故戰國時期南方盛行的鳥蟲書於出土的徐、舒器銘中，並未見其蹤跡。總的來說，徐與群舒等國因著地緣的關係，受楚文化影響深厚，不但表現在整體文字風格上，此由其銘文中出現之官名與楚國同亦可證。

此外，徐舒金文多押韻，如徐王𣎵^𣎵鼎中昔、客、若三字爲韻腳，押古韻鐸部；庚兒鼎行、疆爲韻腳字，押古韻陽部；沈兒罇揚、皇、成、生、祀、喜、士、期、之爲韻腳字，陽、皇爲陽部字，成、生爲耕部字，祀、喜、士、期、之爲之部字，此皆可做爲爲研究上古音韻的參考材料。

註四六：同註十八，頁38。

參考書目（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序）

一、專 書

- 丘雍、陳彭年 601 《大宋重修廣韻》，1985，臺北：黎明，影印澤存堂本
- 段玉裁 1807 《說文解字注》，1986，臺北：黎明，影印經韻樓版
- 孫海波 1934 《甲骨文編》，1974，臺北：藝文
- 容 庚 1986五版《金文編》，京都：中文出版社
- 徐中舒 1988 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，臺北：文史哲
- 馬承源 1987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北京：文物
- 郭沫若 1971 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，臺北：大通
- 陳 偉 1992 《楚東國地理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
- 陳師伯元 1983三版《古音學發微》，臺北：文史哲
- 彭適凡 1992 《江西先秦考古》，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
- 董楚平 1988 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

二、期刊論文

-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、靖安縣文化館 1980 〈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國銅器〉，
《文物》第8期，頁13～15
- 李瑾 1986 〈徐楚關係與徐王義楚元子劍〉，《江漢考古》第3期，頁37～43
- 李學勤 1980 〈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〉，《文物》第8期，頁35
～40

- 沈襄芳 1982〈襄陽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〉，《江漢考古》第2期，頁45
- 枝江縣博物館 1991〈枝江近年出土的周代銅器〉，《江漢考古》第1期，頁53
～56
- 商志禪1989〈次口缶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〉，《文物》第12期，頁53～56
- 商志禪、唐鈺明 1989〈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出土鐘鼎銘文釋證〉，《文物》
第4期，頁51～56
- 張政烺 1979〈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輯，頁208～232
- 張頴、張萬鐘 1963〈庚兒鼎解〉，《考古》第5期，頁270～272
- 曹錦炎 1989〈^其邲編鐘銘文釋義〉，《文物》第4期，頁57～59
- 萬全文〈1991〈徐國青銅器略論〉，《文物研究》第12期，頁172～175
- 趙 誠 1979〈中山壺及中山鼎銘文試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輯，
頁247～272

附圖

徐、舒地理位置圖（錄自陳偉《楚東國地理研究》一書）

